

在2012年一次訪談，陳耀昌直言：「下一步是希望把這本小說拍成大河劇或電影，如果可以由李安導演，想必是國際級大片」，數年後他的夢想實現了，2017年公視買下《傀儡花》版權，欲改編拍攝一部台灣史詩影視作品。耗時數年籌備拍攝，公視終於2021年推出旗艦大戲《斯卡羅》；該劇高額製作費與講求細緻的場景、服裝等，搭配首播場面壯闊的前導影片，尚未正式播出已造成話題。首播即創下公視開台以來收視紀錄，口碑與收視皆交出不錯的成績，亦實現長久以來陳耀昌「期待由小說與影劇來展示台灣的多樣文化與創新重生」之願望。



圖5 鍾文音

構築文學的聖家堂，創作母題的難以告別

鍾文音以《別送》一書摘下2021年台灣文學獎·年度大獎。一場由41萬字鋪墊而成的「遠行」，始於母親之死，再平凡不過的開端，按著殯葬禮儀的程序首要處理肉身已死，至於心靈與慾望何以安放的問題正待展開。這樣的設定只要稍不注意便易於落入可想而知的俗套之中，然而作者卻藉由時序、場景與心理描寫等不厭其煩地更迭調動，以繁複文字纏繞出曼陀羅，終成一部鴻篇鉅製之作。如同評審陳榮彬的評語：「雖然它講述著一個普通的故事，但對於生命會把她帶到哪裡去的思索，令人好奇。《別送》在故事性上面，是我最喜歡的一本小說。」

鍾文音慣於在作品間鑑映私人生活，此與她的創作觀有關，她表示：「還是得回到文學對我的意義上，如果我沒辦法處理『我』，那我不想要涉入文學。但是這個『我』，又必須變型，所以變成以『我』為基礎的不斷變型、多重折射和纏繞，她是我，又不是我。」因此我們從《昨日重現》中參見了她的天可汗，跟著《短歌行》碰觸到心寬的年代，一併走進鍾氏百年家族史，

也藉著《在河左岸》、《女島紀行》窺視到主角（抑或鍾文音本人）母女之間複雜的感情，隨著鍾文音逐年累積的作品讓讀者也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她人生的各個階段。近年來病臥的母親成為鍾文音創作的一大主題，自《捨不得不見妳》開始與母親展開「最漫長的分手」，伴隨著病榻前的低喃告解、母女關係的消融冰釋，故事情節最終走到了《別送》。

《別送》有著單純的故事梗概，以母親的逝去為契機，「我」下定決心將故人、舊物、積習、回憶一一打包進行囊，為母親、也為自己前往西藏進行一趟救贖之旅。看似單向的旅程，「我」自認距離西藏高原越近，心中的罣礙便隨之撥雲見日，心亦越發澄明。殊不知鍾文音卻將直線前進的情節不斷剪碎拼貼，安插過往造成時序跳躍，在問道之路上躊躇彳亍、去而復返，以文字攪動一潭深淵形成漩渦，水面下暗流兇猛，疑問越掘越深，混沌間早已難以辨明來時路，更遑論何處是終點。鍾文音於書中營造多重相映的意象，例如困守於方寸大小的電動床對比於徜徉在遼闊的西藏高原；看顧母親多年，有著大把時間得以細細打理後事對照於情人的猝逝，未能得隻字片語；充斥愛欲的汽車旅館壁畫與西藏山岩壁上伴隨祝禱而繪的天梯等兩兩映照，疊影重重，像是大千世界中微觀小千，小千世界中照諸大千。原定該是有始有終的征途，反倒不斷迴向，宛若莫比烏斯環，「越送越遠，越送越醒，種種出發與抵達的執著，看似在路上被一一放下，就像所有的感情都是從送別，變成一句『別送』。卻又不是真的放下。」形式上的旅途早已消逝，沿途各站可以是起點，也能

是終點，惟心是否看破而已。

漩渦式的敘述，搭配鍾文音特有的稠密濃艷語言風格，字裡行間拉出千絲萬縷，長達41萬字的《別送》使讀者一旦涉足，便逐步陷落；隨著情節的往返，讀者也需在閱讀間幾經調息才得以繼續，卻又不捨釋卷直至閱畢。一場送別，「我」與讀者一道出發，最終兩者皆不捨離去，徒留一句「別送」。